

武松打虎

（武松唱）〔双蝴蝶〕酒后失了常，
将人误打伤；
兄长逼我离家乡，
逃难在外已年余时光。
〔数板〕俺姓武名松，武大是我兄长，
清河县人氏，父母早双亡。
自幼爱习拳棒，使刀耍枪，
生来惯抱不平，性格刚强。
不料那日酒醉，失手将人打伤，
唬煞我家哥哥，逼我逃奔他乡。
因此投奔柴进，暂把身藏，
也是三生有幸，在酒店结识宋江。
闻听误伤之人，日久并未身亡，
不禁勾起心事，欲要探望兄长。
因此上，拜别宋江与柴进，
归心似箭回家乡。
〔畚畚调〕头戴范阳笠，身穿玄布裳，
手提哨棒，身肩包裹银两；
这皆是，柴大官人赠给俺，
更有那，宋公明一片热心肠。
晓行夜宿，来至在阳谷县，
忽觉得，腹中空空饿得慌。
看看已晌午，武松抬头望，
遥见前方有一竿酒旗在飘扬；
走到店前，举目朝上望，
旗上有五个字——“三碗不过冈”！
〔数板〕倒教俺武松，好费猜详；
跨步进店，倚好哨棒，
放下包裹，取出银两——

大声叫酒保，倒酒与俺尝！
（店唱）店主闻声，随即来到桌旁，
端上熟菜一盆，毛竹筷一双，
倒酒三大碗，一齐放在桌上。
（武唱）武松取碗在手，一口饮得精
光，
赞一声“好酒”，力道很强。
再取酒菜，充我饥肠——
（店唱）店主不怠慢，立时下厨房；
切牛肉二斤，放在桌上，
又倒酒一碗——
（武唱）二郎一口又饮光！
连声赞好酒，有力又有香。
（店唱）店主又筛一碗，走出店堂，
此客已饮三碗，我要招待别的客商。
（武唱）二郎将桌敲响——不来筛酒
为哪桩？
（店唱）店主闻声赶到——客官你听
端详：
添饭添菜可以，酒不能再添一两；
酒旗上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
（武唱）敢问店家，何谓“三碗不过
冈”？
（店唱）〔老补缸〕小店虽卖土酒，味
比老酒强，
吃上三碗必醉，过不了前面山冈；
来客不问生熟，吃三碗便不再尝，
因此上叫做——“三碗不过冈”。
（武唱）武松闻听笑洋洋——
卖酒人自夸酒儿强；
我已吃你酒三碗，
为什么醉不倒在店堂？
（店唱）客官你远来不知道，
我家酒名叫做“透瓶香”；

又名喚做“出門倒”，

入口時香後勁強！

（武唱）店家休胡說，快取酒給俺嘗，
你只顧篩酒，決不少銀兩！

（店唱）店主一見，這位客官果未醉，
又篩三大碗酒桌上放。

（武唱）武二郎又叫添牛肉，
三大碗酒一氣又吃光。

連喊酒家拿酒來，
這許多銀子，都給了你算酒帳！

（店唱）〔梳妝台〕酒家見這位客官吃
得不少，

有心不理睬，立在一旁；
怎奈這客官，性情暴躁，
也只得，一碗一碗端上酒漿。

（武唱）武二郎，前後喝了十八碗，
這才心滿意足，走出店堂；

叫聲酒家，從此你休談“三碗不過
岡”，

你看我身背包裹，手提哨棒，不是很
穩當？

（店唱）店主忙趕出，不住高聲
嚷——

請問客官，你往何方？

（武唱）武二郎，立足轉身朝後
望——

難不成，爷爷欠你酒肉帳？

（店唱）叫聲客官你聽端詳，
請你回來，看看榜文一張——
如今景陽岡出了一只吊睛白額虎，
常常在山岡上把人傷；

大漢子被它吃了二、三十，
如不信，請把陽谷縣告示望一望；
來往客商，要成群結隊走，
在巳、午、未三個時辰方准過岡。

我看你單身客，不如在此過一宿，
等明日客人多，一齊再過岡！

（武唱）武松一聽笑聲朗朗——
俺家住清河县，常過這景陽岡，
少說也走过三、五十趟，
几時見過大虫把人傷？

你留俺在店中，俺知你鬼心腸，
到三更謀我錢財，將俺性命傷；
我看你，休得用謊言來吓我，
即使真有虎，奈何俺怎麼樣！

（店唱）店家聽罷，嘆了一口氣——
我一片好意，變成了惡心腸！

客家既然不信，也只好聽你自便；
一面說一面搖頭，回轉店房。

（武唱）〔數板〕武松手提哨棒，大步
走上山岡，

約莫行了五里，看見布告一張；
二郎抬頭觀望，字迹写得端詳，
說山上進來有虎，常常將人來傷。

武松看罷一驚，酒家并非說謊，
上山還是回轉，教我好費思量——
我若是回店，定被耻笑一場，
豈不教俺，羞愧難當？

思想了一會，索性大步過岡，
俺倒要看這大虫，把我怎樣！

走着走着，酒劲儿漸旺，
將頭上毡笠摘下，背在脊梁頭上。

〔跌斷橋〕眼看看，日頭漸漸下山岡，
自語道，哪有老虎將人傷；
分明是，人自疑心生暗鬼，
却奈何，酒力發作熱難當。

我只得解開衣襟，袒露胸膛，
穿行在林中，走得踉踉跄跄；
但只見，一塊青石光蕩蕩，
不由我放下行裝，就在石上躺——

忽听得，树林中一阵狂风起，
风过处，树后“扑通”一声响！
〔京舵子〕原来是一只吊睛白额凶猛
大虫，
只吓得武松醉意全无踪；
翻身在石旁，哨棒握手中，
目不转睛，盯着大虫。
这一只老虎好不威风，
又饿得急欲吃人将饥充；
只见它两爪在地上一按，身躯腾半
空，
好比一座山，扑向武松。
英雄一见畜生向他扑，
闪在后面等大虫；
畜生一见扑了空，
便用腰身掀英雄。
二爷又往旁一闪，
丝毫不乱很从容。
老虎此时怒冲冲，
大吼一声，震得山冈动；
大虫尾巴如铁棒，
倒竖起来翦武松；
二爷如前复一闪，
三次未能伤英雄！
哪知大虫将人害，
只有一掀、一扑、一翦凶；
三次不能将人害，
它畜生气力一半松。
又吼一声兜回转，
翻身回来找武松。
二爷见虎复回转，
双手将棒举空中；
这一棒用尽平生力，
从上直下劈大虫！
只听“咔嚓”一声响，

不觉打折一棵松；
连枝带叶簌簌落，
未能打着这大虫；
哨棒打断成两截，
只有半截在手中。
畜生性发一声啸，
翻身又来扑武松；
二爷跳退十余步，
大虫此次又扑空；
两只前爪刚落地，
虎头紧紧靠英雄。
二爷抛却手中棒，
两手就势擒大虫；
将头顶花皮紧揪住，
按在地下不放松。
大虫被按急挣扎，
二爷飞脚踢大虫；
脚脚用尽平生力，
踢在畜生眼睛中。
畜生两爪直是动，
将地扒成两窟窿；
二爷按着大虫嘴，
捺进黄泥土坑中。
畜生看看没气力，
只能喘气不能动。
二爷左手紧紧按，
腾出右手打大虫；
直打得大虫口鼻冒鲜血，
浑身四爪皆不动。
二爷方才放下手，
站定一旁看大虫。
〔数板〕二爷等了半会，畜生丝毫未
动，
忙用双手，来拖大虫；
用尽平生力，哪里拖得动？

手脚都酥软，只得把手松。
复坐石上歇，筹画在心中：
看看天色晚，怕山上再来大虫，
怎么斗它得过，枉把俺命送；
不如且下山冈去，
明日再理会这死大虫！
〔梳妆台〕二爷心中定主张，
背起包裹下山冈。
一步步，捱了不到半里路，
啊呀，又是两只大虫跳出草莽！
英雄定睛看，并非是大虫，
乃是两个猎户，打虎上山冈；
所披衣裳乃是虎皮做，
二爷此刻心才放。
忙将打虎经过对他们细说，
两猎户只吓得痴呆半晌；
聚齐乡夫，跟随武松上山去，
七手八脚，捆起死虎抬下冈。
〔数板〕猎户与乡夫，飞报到公堂，
阳谷县大喜，把英雄犒赏；
鸣锣插花，走马街坊，
点俺为都头，在衙把差当。
〔京舵子〕自从精拳打过虎，
武松英名天下扬！
唯有一事难放下——
还乡清河探兄长。